



陆春祥 郭红松绘

和谢在杭一起游太姥

陆春祥

不知为什么，从行程看，谢在杭到此曾歇脚一夜，却只有短短的一行字：“寺创于唐乾符，故基宏丽，今其遗址犹存”。我揣摩良久，大概，他写多了古人，今天只想和朋友们开心游玩，不想再去回忆吧。

游太姥需要胆量和想象，古藤如柱，蜿蜒绝壁，幽岩秘壑，石壁罗列，你得小心再小心，石头与石头之间，也许就是一个深邃的无底洞，底下连着大海，谢在杭就告诫不要乱钻岩洞：“僧言，往年有新戒坠井者，三日浮尸官井洋而出”。夫妻峰、九鲤峰、金龟爬壁，这些岩石都是太姥山的标志象征，看着它们，你只会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枯竭。看，此刻，谢在杭也和我一样，仔细端详着眼前这锯板峰，两片锯开的石板，薄而宽大，极好的板材，另外三片，墨线已经打好，只等仙人来锯。

如果仅仅局限在岩石的形象上，那是没真正看懂太姥山。太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她扶危济困，她给人毅志和力量，她停伫东海边，日日听海，看沧桑巨变，观人世代谢，从容淡定，风雨不动。

而我们，和谢在杭一样，山川无穷，杖履有限，惟有爱之惜之。

聊白茶 喝白茶

从太姥山下来，我们走进山脚的才堡畲族村，蓝姑就是他们的祖先，蓝溪环绕，河水清澈，游鱼自在。茶园边，青年男女对着茶歌，高声入云。种白茶，喝白茶，在福



鼎的畲族人大多聚集在山边海边，以茶为业，以海为生。

相传，蓝姑当年救人的茶就是白茶的始祖绿雪芽。此茶早于大红袍，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、清初周亮工的《闽小记》均有记载。

太姥山一片瓦景区的大岩石下面，有一棵300多年的绿雪芽老茶树，枝叶茂盛，轻风摇曳，但枝干并不粗壮，然而，就是这棵老白茶树，福鼎现今的30多万亩白茶，均和它有关，它是母树、始祖。

在福鼎的日子，就是聊白茶喝白茶的日子，时光和淡黄色的茶汤融为一体。

静坐，吐纳，冥想，一盏茶，一盏茶，又一盏茶，一共七盏茶，从第四盏开始，背上额上始有微汗冒出，每盏茶70多毫升，盏与盏之间，是无声的味蕾连接，至第七盏饮完，五百毫升绿雪芽入肚，全身大汗淋漓，通体舒畅。

冥想间，我端坐在太姥山顶，面对着太姥娘娘的无限慈祥，试着和谢在杭们愉快交流。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

白茶大镇点头镇，六妙庄园茶的仓储令人震撼，几千平方的专业储柜，大的可以储上百千克，小的只储数千克，不仅满足自身需要，也向其他茶户开放寄存，这就是一个白茶银行呀，仅点头镇，就有三万多亩茶园，茶叶的存储显然至关重要，关乎口味和品质。

车子从六妙庄园再往山顶盘旋，那里是名气响当当的纪生缘茶园。老板纪炳炳20多年前在天津创业，靠着小店铺起家，将白茶卖

到了数十个省份，硬是打拼下了福鼎白茶的一片天地。

现今，喝白茶已经是一种时尚，英伦哈利王子大婚时，选用的茶就是福鼎白茶。福鼎80%的人从事白茶行业，福鼎就是白茶，白茶就是福鼎，这只白茶大鼎，在中华茶大观园里，已经举足轻重。

传奇嵛山 涵养福地

午饭后，谢在杭们登上了摩尼宫边的石岩船，“凭高四望，海色际天，嵛山、秦屿诸岛出没波心，若鸥鸟之耳”。

此刻，我们的船，正向浮在东海上的那只海鸥——嵛山驶去。20分钟后，嵛山岛就在我们脚下。

嵛山岛是个传奇的岛，奇在岛上有名为日月星三个天湖，蓄水量达160万方以上，更稀奇的是，它们都是淡水湖。淡水哪里来？我相信这一种说法：嵛山岛和太姥山，本来是连体，历史上的地壳运动将它们分割开来，而它们的根依然是个整体。岛上的淡水天湖，再怎么干旱，都不会枯竭。山下日光普照，山上云雾缭绕，不断的云雾也是水自然的保护者。

我们在浓雾中静观日湖，水清如镜，微波漾起，湖边长着鲜灵的各种野花，一株野百合两瓣下垂，没有开花的样子。

藏在山顶的万亩草场，也是嵛山一绝。这连绵不绝的草场，似乎让你置身广阔无垠草原上的恍惚。植物学家说，海蚀地貌上生长着如此茂盛的水草，在中国可以说

是绝无仅有。

大海中的牧场，深深藏着自然的诸多秘密，令人遐想无限。草场下方，浓雾罩着星湖不见踪影，遗憾间，浓雾似乎知我意，星湖渐渐露出清秀温婉的一角，正赞叹，浓雾又迅速盖上来，几番来回，只见星湖模糊的亮倩身影，始终不见它完整面容。

除《五杂俎》外，谢在杭还写有《太姥山志》，我翻读山志，他显然没有到过嵛山，只是在太姥山顶指点远望，他一定看不见深藏着三个天湖，我比他幸运。

夜宿月亮湾清溪阁，淙淙流水，水蛙伴鸣，明月高悬海上，房外成片的艳山姜绽放着白色的花朵，满园沁香。

太姥听东海，白茶鼎中华，嵛山藏天湖。太姥山是福鼎的根，根上长出了茂盛的白茶，天湖则给了白茶以无限的涵养。

（陆春祥，一级作家，浙江省作协副主席，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，著有散文随笔集《字字锦》《笔记的笔记》《连山》等。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）

左图：太姥山胜景 白茶敏摄
上图：嵛山岛万亩草场和小天湖 刘学斌摄



行天下

因草地上一句“欢迎蹂躏”的标识，内蒙古展园在北京世园会的游客中拥有着高人气。许多游客专程前往，只为到现场嗅一嗅青草散发出的植物香气，因为那是内蒙古大草原的草。

草，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意象之一。从孩童牙牙学语时即会背诵的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”，到“草长莺飞四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中流露的欣欣向荣、充满希望，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田园牧歌，再到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”的闲适。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草被赋予了万千内涵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也是中国人生活智慧的物质载体。

如今，草的内涵再一次得到升华。我国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.9%，内蒙古、西藏、新疆、四川、青海、甘肃六大草原省区的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73.35%。2017年7月19日，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》中第一次提到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十九大报告中提到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。这一崭新的提法，给予“草”全新定位，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、绿色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草，是内蒙古的重要标志物和吸引物。北京世园会上，内蒙古园对“山水林田湖草”这一生命共同体进行了着重展示。内蒙古“生态双园”之一的内蒙古蒙草园，是北京世园会上唯一一个讲述“生态系统”的地方展园。

走进展园，即可见“生命共同体”5个醒目大字。由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草共同构成的“生命共同体”里，从北京600种动物中选取的东方大苇莺、麦穗鱼、橙灰蝶、金钱侧褶蛙等7个具有生态代表性的小动物是展园的“小主人”，结合它们的生境特点，为它们构建相对完整的生态栖息地，从而探索人与动物、植物及微生物的相互关系，“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草”的生态系统得以融合展现。

据参与世园会花草景观布置的北京天卉源绿色科技研究院介绍，在北京世园会中，草是整体景观的基底，也是核心展示内容之一。除内蒙古展园外，天田山上的花坛、中国馆室外的“梯田”景观等，都离不开草本植物的演绎。在世园会里，“草”构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在世园会外，“草”正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。



永宁阁随笔



十年寻祖，遥望家山。明朝初期，我的祖先从毗陵（今江苏常州）迁到别处。踩着夏日泥土的芬芳，我一路风尘，从江北来到风光秀美的江南，有幸踏足“江南名士第一巷”，走进了常州青果巷。

明朝所建的文亨桥，穿越古城，相伴历史文化街区，延展向前。河水清清，平缓流淌，时而鱼儿跃出水面，乐了岸边赏景的游客。我跟随游人的脚步，沿着水道景观穿行于树木成荫、百花争艳的绿色小道间。不远处，西瀛门明城墙雄峰屹立。

举目间，一幅青果巷景观图牌跃入了眼帘。青果巷位于古运河边，高贾来往于古巷，水岸船舶云集，这里曾是南北果品的集散地。千果巷，因开设千家各类果品店铺而得名。《常州赋》曰：“入千果之巷，桃梅杏李色色俱陈。”常州方言中，“千”“青”语音难辨，因此，“千果巷”又称“青果巷”。

白驹过隙，沧桑巨变。青果巷早已不见了“千果巷”，却飘着历史文化的墨香。在这里，有过千果果贾的喧闹，更有传世不息的儒雅书声。走在青果巷，呈现面前的是一条宁静、温暖、深邃的古巷。

静卧的老巷，依傍水道曲幽长。闻名遐迩的八桂堂，坐落在这幽深的青果老巷上。迈入八桂堂，给人一种庄重、气魄的感觉。这里曾经是人文荟萃、藏龙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卧虎的地方，留下了历代英雄的足迹，能见儒雅名流之士挑灯夜读的灯光。

500年前，明代抗倭英雄、文学家唐荆川苦读于青果巷，高中状元，功名成就回故里，就在这青果巷建造了一座大宅子。因“瞻官折桂”的得意，便在这院子里种下了八棵桂花树，有了这“八桂堂”的雅称。数百年的老街名巷，有许多在这宅子里坐过的游客，沾上了八桂堂书墨的灵气，成了民族历史名人。名流雅士，雁去留声，诠释了桂花吉祥，更有崇高的人文气质。

古运河，流经古城2500年，承载着地域历史文化的宝典。古运河的文明，早已融入了人们血脉里。游览这老街老巷、老宅老院，倾听导游带着吴侬软语介绍千百年来这里的故事。人们听得入神入化，浮生半日，乐活人生，受益匪浅。

自宋以来，运河岸边，书院的灯火长明，青果巷的书香溢满巷。明清时期，从这里走出百余进士。延续近代，青果巷成了国家栋梁之材的摇篮。一条老巷，代出名人，承载着民族的大任，享誉八方。

漫步青果巷，老街的青石板已被世代人的脚步磨得光亮。老巷两旁，青砖灰瓦砌就的明清传统民居等建筑物排列有序，大量历史名人故居，散发着优秀文化的墨香。作为江苏省历史文化街区的青果巷正以雄厚的文化内涵，吸引着川流不息慕名而至的人们。

步出老街，眺望青果巷，耸立的排楼门坊，古老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民族复兴，国运昌盛，千载的向往。青果巷的文化与书香，感动了我，感召着一代代矢志不渝的人们。

下图：青果巷 来自网络

青果巷的墨香

邹凤岭



昭化古城 唤醒时光

罗倩



喜。屋子是祖屋，手艺是祖传，店铺是居民的，经营是生活的，人们活得天然、家常。

古城里保留的古迹，是凝固的“古”、逝去的“古”。我以为，还有一种飘逸的“古”，活着的“古”，而这飘逸与活着的“古”就流动在昭化古城的日常生活里。昭化古城是保存完好的一座三国古城，直到今天，古城还活着，活得滋润而极富生机。

昭化古城的气息里，有一种真正的旧。这旧，不是落伍，不是颓废，而是古朴。这古朴是靠鲜活的人气一代一代滋养成的。连昭化的古建筑，气宇都轩昂着。昭化的旧，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在用一份过日子的安静和知足来涵养它。几千年连绵不断的人脉、文脉让这座小城熠熠生辉。

这样慵懒惬意的下午时光，我选择在一间别致的茶室坐下。江水宛然流入茶室窗户，或者窗户镶嵌了江水又带入茶室。

静静地喝一杯茶，品到的不只是茶的韵味，还有江水的气息。喝着喝着，茶淡了，江水的醇厚还在。一时

间，竟已不知“今夕是何年”。黄昏时节的江岸有一种迷离的氤氲，稀淡的晚霞铺在江面上，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独坐在江边的码头，水流缓缓，畅快而不喧嚣。江边的泡沫，一串串，被激起又无声消逝。江面的清风，不慌不忙的、一阵一阵的，有不经意的韵致在。或许，这就是昭化古城的基调，古城的韵律。

如果说安静是一种有教养的本分，那么，昭化古城就像个耕读传家的乡绅。他脸色安详、仪态平和，每一步都是踏实的、稳妥的，让人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放心。

昭化曾是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，白日千人拱手，夜晚万盏明灯。当铅华洗尽，昔日的华丽变得斑驳，一切归于宁静，呈现的是另一种优雅。素韵之美，原来就在昭化。

一个人能在此般集天地灵气、裹云水清虚的地方过完平静的一生，怎么也算是一种福气。

上图：昭化古城 来自网络